

酋长有德 / 著



狼王

一个草原故事 · 一部狼王传奇

作为国内首部从狼的本身角度，用小说语言展示狼的感情和狼的世界的著作，作者笔下在表现恢弘旷远的草原狼王雄性之美的同时，还展现了诸多动物习性知识和扎勒高原的苍茫辽阔及景色的绚烂多彩。

Lang Wang

中国三峡出版社

酋长有德/著



一个草原故事·一部狼王传奇

作为国内首部从狼的本身角度，用小说语言展示狼的感情和狼的世界的著作，作者笔下在表现恢弘旷远的草原狼王雄性之美的同时，还展现了诸多动物习性知识和扎勒高原的苍茫辽阔及景色的绚烂多彩。

Lang Wang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王 / 酋长有德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80223-490-1

I. 狼... II. 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6589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51号 100034)

电话:66112758 66118308

<http://www.zgsxcbs.cn>

E-mail: sanxiaz@sina.com

北京旺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170千字

ISBN 978-7-80223-490-1 定价:28.00元



内容简介



狼王贝利在它第一次出猎时，父母就被偷猎者德彪打死了，从此，贝利便踏上了流亡之旅。独行途中，它不仅与生存环境抗争，而且还机智地救出了被铁夹夹住一条左后腿的母狼小茸茸，并由小茸茸将它引入了它的狼群。在狼群中，贝利经过狼的“血酬定律”洗礼，在一次激战中打败头狼，夺得“阿尔法狼”的位置。

之后，贝利带领它的狼群，与獒犬斗、与偷猎者斗、与大自然斗、与饥饿和命运斗，历经数月，终又回到了它的生身草原。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狼马大战，使贝利的狼群惨遭重创；但这场战斗却使贝利的超凡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展示，于是被众头狼拥立为狼王。

作为国内首部从狼的个体角度，用小说语言展示狼的感情和狼的世界的著作，作者笔下在表现恢弘旷远的草原狼王雄性之美的同时，还展现了诸多动物习性知识和藏北高原的苍茫辽阔及景色的绚烂多彩。



内容简介 / 1

引子 / 1

母狼对它第一次生产前的感觉已经淡忘了，但做母亲的一种本能，使它觉得，它快要生了，它的那些小狼崽们急着要出来见见这个世面了……

第一章 / 4

贝利既不能乘机逃脱，也不能止步不前，更不能冲过去告诉公狼那个叫德彪的偷猎者拿枪指着它；他只能机械地随着羊的洪流，盲无目的地奔跑着。这时，枪响了……

第二章 / 15

也不知从哪一代开始，地上的狼与空中的秃鹫结成了一种奇妙关系——秃鹫在空中帮助狼寻找动物尸源，负责将它引到动物尸体跟前；狼呢，就负责帮助秃鹫撕开动物尸体的毛皮……



第三章 / 30

它敏捷地左前腿与左后腿同时屈膝，使前进中的身体突兀地向左前方极为轻巧地打了一个滚翻，在拼死的雄雉爪喙将到的一瞬间，闪了开去……

第四章 / 45

一个箭步，它张开那尖利的牙齿，“咔”的一声，齐铁夹边沿一口咬断了小茸茸那条被夹着的左后腿……

第五章 / 58

这个眼睛瞪得又大又圆的动物，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那双圆溜溜的眼睛不代表它的脑子同样溜溜圆的灵活……

第六章 / 73

一个狼群按高低贵贱分成三个等级。头狼叫阿尔法狼，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负责着狼群的所有重大事项。次一级的叫贝它狼，一般由成年的公狼和母狼组成，它们是阿尔法狼的兄弟姐妹或其它近亲。最底层的狼，叫欧米佳狼，一般是阿尔法狼的远亲或者是被收留的无家之狼……

第七章 / 88

小麋鹿还试图想扭动一下，哪知，脖子已不再听它的使唤，在贝利如布满铁钉的两面牙床的挤压下，那条可怜脖子，只剩下一半还连在它的头身之间……

第八章 / 103

它们要开始享用它们的美食了。但根据规矩，得先让头狼吃饱喝足之后，再由贝它狼上前吃，最后，才能轮到贝利……

第九章 / 108

它开始对任何一只狼都看不顺眼，动不动就龇着它那张满是利牙的嘴，冲着群狼“呜呜”地发着牢骚或怨气……



第十章 / 118

头狼也不再维护它的头狼至尊，只是象征性地先吃过一口猪内脏后，便向其它群狼发出了一起进食的信号……

第十一章 / 133

做了头狼的贝利尽管在刚才的争霸一战中几乎耗尽了体力，但它还是将身子挺了又挺，将头昂了又昂，将尾巴翘了又翘，以饱满的精神，接受着群狼的祝贺……

第十二章 / 148

一股傲气直冲头顶，然后如一条蛇一般地游向它的牙齿，从它的嘴中伸出勇敢的信子……

第十三章 / 164

狼群组织内地位的高下，通常从尾巴翘起的程度就可看出。阿尔法狼的尾巴总是高高地翘起，如现在的贝利；贝它狼会将尾巴放至较低的位置；而欧米佳狼，则总是将尾巴垂到两腿之间，夹了又夹……

第十四章 / 178

它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而是或因自己踩破了自己的肝胆，肝碎胆破而死；或者因自己踩裂了自己的心脏，心脏爆裂而死；或者因自己踩扁了自己的气肺，气肺窒息而死……

第十五章 / 194

那场惨绝人寰的马战，其他四肢健全的狼纷纷倒下了，而它为什么凭着仅有的三条腿能全身而退，原来，它肚子中已经有了小狼了啊……

第十六章 / 210

它一个腾跃就蹿了出去，迅疾地向小狼们所在的土包跑去，那条急剧地空划



着的后腿，表现出它如焚的心焦与急迫……

第十七章 / 224

它们知道在战斗中嘴是用来当武器的；每一嘴出去都能咬中对方要害，远比那些毫无意义的嘶叫要有用的多……

第十八章 / 239

眼前先是一片灰色，接着是一片棕色，再接着是一片红色，最后，那只仍躺在地上的啤酒听便晕化成了一团黑色……

第十九章 / 255

就在贝利本能地收缩爪子，四脚踏地的瞬间，德彪举起了那只打火机……



母狼对它第一次生产前的感觉已经淡忘了，但做母亲的一种本能，使它觉得，它快要生了，它的那些小狼崽子们急着要出来见见这个世面了……

太阳升起来了，阳光穿透阴寒的薄云和空中飘着的雪末，慵懒地照在茫茫的伦贝草原上。几只鹰在云下徐缓地盘旋着。早春回暖的地气悠悠地浮出雪原表面，凝成烟云，幻成岚气，随风轻轻飘动，宛如母狼在最美丽的季节中背脊上的毛。一群褐红色的无名鸟，不知被什么惊动了，从一丛丛白珊瑚似的红柳棵子底下噗噜噜地飞起，柳条振动，落下像南方田野里的蒲公英飞茸一样轻柔的雪霜雪绒。再往北，就是戈兰高山了。高山南面的山脉已处在晴朗的天空下。一两片青蓝色的云影，在白得耀眼的雪山下，高低起伏地慢慢滑行着。

天快晴了。

母狼听着肚子里的胎动，它感到无可奈何，甚至有点焦躁不安。

它扭过头望了一眼太阳。

太阳在它的狼眼里，如一只挂在天上的猎物，能激起它的勇敢。它的心跳不由得加速了起来。一种坚定的信念从它的心灵深处潜滋暗长着：一定要



保护好自己怀里的小生命，不让它们遭到任何危险。

白天即将过去。

母狼在洞口趴了下来，眯着眼看着即将落下去的太阳。

太阳与草原是两个亘古长存的庞然大物：根据太阳，可以测量草原，看太阳照着的面积可以知道草原有多大。而草原之上的天空，可以根据苍鹰飞起的高度来测定。

此刻，在这日落时分，在这伦贝草原上空，有一大群白尾巴的苍鹰在高空盘旋。在那永远温暖、轻烟弥漫而又无云的高空，它们忘我地翱翔着，没有目的，没有使命，它们稳稳地飘浮着，似乎只是为了飞行而飞行。这些苍鹰一只接一只，朝着一个方向兜着圈子，仿佛以此象征着：这天，这地，都是永恒的，坚固的，唯我独尊的。这些苍鹰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是默默地观察着此刻在它们翅膀下发生的一切。正是多亏了它们这种异常敏锐的、能洞察一切的视力（对它们而言，听觉退居到了第二位），这些强盗气派的猛禽才成了荒原上层高空的居民，它们只在吃食或过夜时才落到这深重的大地上。

母狼将目光收回来，看向一望无际的平原和丘陵。在这一片广袤的草原上，长着一些只能在本地才能生长的各种红柳。这种柳半似草，半似树，坚硬得像石头，枝茎扭结得像海船上的大缆绳。最多的是芦苇似的有梗的芨芨草，这种草为这伦贝草原增色不少，因为无论在月色下，还是在阳光下，草丛宛如一片虚幻的金色树林那样闪烁不定。

母狼无精打采地闭上眼睛。它在想，也许就在此时，从那不可估量的高度，那些苍鹰了如指掌地看到了，在一个小陵丘上，在一片还没到季节的红柳丛和芨芨草丛中，有一只母狼，正舒服得有些放肆地躺在那儿，两只前爪交叉地伸在前面，头懒懒地伏在上面，那根又粗又长的尾巴无比舒展地散放在身后，从高空看上去，俨然一只肥厚的黄鼠。也有偶尔地，那只母狼会动，支棱一下用两条直直的前腿撑起身子，让那有点发白的胸脯、收起的肚子，

以及两侧暂时还没完全鼓出的坚挺的奶子，衬托出它大腿的结实和有力。但仅此而已，很快，它又趴了下去，换上一种姿势，继续享受着它的狼梦。

苍鹰继续在云端盘旋，继续冷静地观察着这日落时伦贝草原上所发生的一切。

一种疼痛兀地袭上了母狼的心头。

这种疼痛让它有点慌乱。

母狼对它第一次生产前的感觉已经淡忘了，但做母亲的一种本能，使它觉得，它快要生了，它的那些小狼崽子们急着要出来见见这个世面了。

当又一阵说不清是疼痛还是喜悦的感觉袭上母狼的心头时，它的小狼崽们，终于带着它的体温、它的血液、它的灵魂一起来到了世间。

第一只出来的，是一只体魄很大的小公狼，长着一对尖尖的小耳朵，一出来，它不顾弥漫在整个空气中的血腥，更不顾后面其他的小狼还没像它一样呼吸上凡尘的气息，就扑腾开四肢，咂吧着小嘴，开始找吃的了。

母狼望着这只可爱的小狼，没来由地就突然想到了一个词：贝利。

对，就叫它“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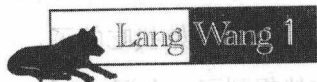
贝利就这样，降生了。

它这一胎一共生下了五只小狼……





贝利既不能乘机逃脱，也不能止步不前，更不能冲过去告诉公狼那个叫德彪的偷猎者正拿枪指着它，它只能机械地随着羊的洪流，盲无目的地奔跑着。这时，枪响了……



扎勒高原的太阳出来得很早。一出来，就闪着白光，刺得任何动物的眼睛都不敢抬头看。虽然还没到真正的夏天，但只要有太阳，冰就会融，雪就会化。于是，在这早晨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黄草地又露了出来，雪前早发的嫩芽已被积雪长时间的捂着发了黄，只在草芽的尖上才带着点绿色。随着轻烟一般升腾着的雾岚，空气中到处弥漫着草原的浓重气味。融化的雪水流进了小溪，晶莹莹地淌着。从坡顶向草甸望去，无数洼地里都积满了水，千百个大小不一的水洼，映着千万朵飘飞的白云。整个伦贝草原仿佛都在飞舞。

母狼碰了碰公狼，公狼懒懒地半睁了下眼，又睡了。它昨夜一夜捕猎，天亮时才回来，现在它要休息，对母狼的邀请它装作没听见。母狼不再理会公狼，轻轻地发出命令，带着它的五只小狼向草原走去。今天，它要让它们



去学习抓鼠。

但由于没有公狼的护卫，自己带着这五只调皮的小狼，母狼没敢走出去多远，来到一个小土包前，它就停住了脚步，任由着天上和身边的雾气与白云飞速地掠去。

母狼观察了一下地形，很快便发现了几个几乎连在一起的黄鼠洞。它让小狼们如它一样趴下来，静静地等着黄鼠出洞。

黄鼠也是昼伏夜出的动物，一般通过一夜的找吃，早晨饱饱地躺在窝中睡大觉。但在今天这个暖暖的天气里，它们一定受不了洞中的憋闷，尤其是那些小鼠，要不了多久，就会贪玩地溜出来。

这得等。

一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小狼们显然有点不耐烦了，母狼回头狠狠地瞪了它们一眼。它得训练它们的耐心；没有耐心，将来是干不了大事的。也许实在是受不了这长时间的趴伏了吧，其中一只小狼竟不顾母狼的眼神，恁是弓起了身，伸出脑袋，四处张望起来。母狼见小狼对它的警告置若罔闻，不由得一股恼怒冲上心头，回过身，一口咬向它，硬是将它那还很嫩的尻部连毛带肉地给撕下一小块来，疼得小狼“呜”地惊叫一声，蹿出去好几尺，然后趴在那儿再也不敢乱动了。

耐心终于有了结果。只见几只小黄鼠探探索索地从洞中伸出了尖尖的小黑脑袋。但它们非常小心，每伸一下脑袋，还没等狼看清，马上就又缩了回去。隔一小会儿，它们再次伸出头来，并向前小跑了几步；但同样，很快又缩回了洞里。这样几次三番过后，大概它们确认没有危险了，这才放心地接二连三地跑了出来，用它那有点发红的小鼻子这儿嗅嗅，用它那还不是很长的小胡须那儿量量。母狼轻轻地将身子往后弓了弓，回头示意了一下小狼：看好了，我是怎么做的。然后一个纵步扑上去，连咬带抓，一下就捉住了三四只小黄鼠。其他小黄鼠一见祸从天降，马上“吱”“吱”恐慌着四外逃窜。这“吱”声仿佛一下触到了小狼们的兴奋神经，它们立即出击，只是省略了母狼刚才蹲身、冲出、扑击那套程序，只一个劲地追撵起来。在母狼看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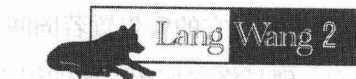


它们不是在捕猎，而是在与这些小黄鼠们玩游戏。

这样的追捕，大多黄鼠都侥幸地逃回了洞中；但也有少数不走运的，吓得昏了头，竟找不着它们的窝在哪里，慌乱中，要么被小狼一口给咬死，要么被小狼那还不太锋利的爪子给活捉。

但不管怎么说，小狼毕竟第一次经历了捕猎，所以，一个个显得十分兴奋。尤其是贝利，不仅对小黄鼠们猛追狠杀，而且还对凡是能引起它好奇的东西，它都要用鼻子去闻一闻，用眼睛仔细地看看。不过，一次它正在看一棵小蒿草头上顶着的一朵小花时，差点儿遭到了母狼的教训；好在它反应快，在母狼的嘴快要触到它还没张开时，它就一蹿，逃了开去。它知道，这是母狼在提醒它，现在是在练习捕猎，而不是在玩耍。

又换了几个地方，抓了几窝，随着太阳升高，雾气散尽，这样的白天黄鼠不会出来的，母狼这才将这五只玩兴仍然未尽的小狼带回了洞里。



见母狼和小狼们带回了几只小黄鼠，公狼很不屑地只看了一眼，然后闭上眼睛继续睡它的觉。

这时，贝利跑了过来，讨好地将一只黄鼠放到它嘴前，然后在它身边躺了下来，学着它的样，将头支在两条前腿上，半闭上眼，微眯着。公狼不禁被这小东西给逗乐了，回头望了母狼一眼，然后转向小狼们，轻轻地“呜欧”了一声，仿佛是在说好好地休息一下，晚上我带你们去捉旱獭，也好训训你们的本领；这捉黄鼠，根本算不上是捕猎。



果然，捕旱獭比早晨捉黄鼠要难多了。

旱獭是原始草原上的常见动物，在伦贝草原有近三分之一的山坡都有獭



洞和獭子，它们像森林熊一样靠着脂肪在冬眠中越冬。它的肉如猪肉一般，膘肥肉白，肥瘦分明，鲜肥而无膻气，比牛羊肉更好吃，是非常可口的美味。一只大獭子，足够一只小狼美美地吃上一顿。

如此胖的家伙，按理说不会跑得很快，可为什么公狼认为抓獭才是捕猎呢？

原来獭是跑得不快，可它们有办法：洞多。

早獭能生，一年一窝，一窝六、七只，洞小了住不下，所以，它们不得不停地挖洞；而且，为了联络方便，洞与洞之间几乎连在一起，进任一个洞口，都能回到自己的家。所以，这些獭见到狼时，总是不忙着躲闪，而是用后腿站立起来，抱拳在胸，“笛笛”“嘎嘎”地挑衅着叫上一通；每叫一声，那条像奶油瓶一般的小尾巴就会随声向上一翘一翘，像示威，像抗议，更像是招惹挑逗。气得狼有时哪怕挖到它的洞底也要将它给捉出来。但这种活捉的机会不多，因为等狼好不容易挖进去，它们借助别的洞早跑得没影了。

公狼有心要在这些小狼面前露一手，它让母狼带着小狼伏在地上不动，自己则爬上了前面的一个小土包。它看见，土包下有一个大洞，里面肯定住着一只很大的獭子。

月色朦朦胧胧，阳光下旷野的草原这会儿看上去，似乎一片安静。一阵风吹过，无际的草原如波浪般起伏着，偶尔有几声野禽尖厉的叫声“呀”地一声划过（那肯定是遭到了什么其他野物的侵袭），仿佛将这朦胧的月色撕开一道血口。但随着声音的消失，那血口立即就又愈合。

一切复又被夜色笼罩着。只有贝利它们这一群狼闪着绿光的眼，给这静夜平添了一种神奇与机智。

这时有一只大獭子小心地出来了，它根本不像黄鼠那样试探地伸出脑袋左右观察，而是说出来就一下冲了出来。但接下来却与小黄鼠们差不多了，仅只冲出几步，就又倏地一个回身，重新钻进洞中，然后躲在洞口里边，向外了望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过一会儿，再冲出来，比前一次冲的距离要远一些，然后又迅速退回。如此三番五次冲出又退回，发现真的没有什么



危险，大獭子这才放松警惕，向一片长势旺盛的芨芨草跑去。

又大约过了五六分钟，贝利和小狼们都等得简直没了耐心时，公狼这才突然站起身来。贝利以为这下公狼一定会以猛虎下山之势扑向獭子了，而且它似乎都要看见那只肥美的大獭子在公狼爪下无奈地挣扎着了。可是，令贝利不可思议的是，公狼却并没有那么做，而是猛扒起了土包上的泥土，让那泥土夹着碎石落在地上，击起很大的声响。

刚刚离开洞口还不到二十米开外的那只大獭子听见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得一个转身，向自己的独洞窜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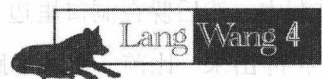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公狼要将自己最机智的一面展示给它的小狼。只见它动如疾风，快如闪电，向下一蹿，几乎与獭子同时到达了洞口。獭子根本没想到公狼会有如此一手，再想改钻别的洞口已经来不及了。而就在这一停顿之间，公狼的牙齿已深深地扎进了它的后颈。

公狼一换嘴，将口中的大獭子甩到地上，再一扑，一口咬断它的脖颈。然后高昂着头，叼着大獭子，向小狼们这边跑来。

从出击到捕获，前后不到十秒。

小狼们看得眼都直了，直到公狼将大獭子放到它们面前，趾高气扬地抬起头“欧”叫了一声，它们这才回过神来，一齐跑向原野——它们也要像公狼那样，去捕捉那些狡猾的旱獭们。母狼也参加了进来，只留下公狼在一边蹲坐着，给它们警戒。于是，这原本安静的荒原，就不时地传出一阵阵旱獭的哀鸣。有时候，母狼将獭洞刨宽掏大，让小狼们把住洞口，自己亲自下去捉拿；有时候，小狼们干脆自己钻进两米多深的洞去，把那些还不会逃跑的小獭子叼出来吃掉。

这一夜，它们一直折腾到天快亮，才兴致勃勃地返回窝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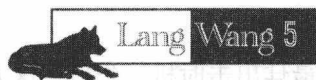


这荒原上黄鼠、旱獭有的是，特别是在这初夏的季节。

但一只好狼，绝不满足于仅能捉鼠捕獾。贝利就是这样。它要学会更大的本事，譬如捕羊、捕牛、捕马……

这个日子让贝利没有久等。

大约是一个月后，小狼们都能自如地抓鼠捉獾了。母狼与公狼决定，带它们参加一次真正的出猎行动——捕羊。



白天即将过去，落日长时间地喷吐着余热。晒了一整天的地面不断将热量放回空间。就在这样的时刻，公狼率领着母狼还有五只小狼，趾高气昂地出发了。

公狼一路上很高兴，以前就它与母狼两只，而现在，简直就是一支隊伍——它们成了狼群。自然地，它是这群中的头狼，不需要像别的狼群那样为了头狼，而争得血肉横飞，两败俱伤。

它是当然的头狼。

狼群有时大步快跑，有时缓缓而行，穿过又一片高高的芨芨草丛，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土丘。公狼一溜小跑，将贝利它们甩下，独自一个爬了上去。

爬上小土丘，公狼停留了下来，它要察看一下周围的情况。公狼一动不动地站着，一对蓝眼睛注视着远方，鼻子嗅着风的气息。它要根据风向决定该朝哪个方向奔去，或该在哪个方向守伏才不至于将自己的气味送进对手的鼻腔。广袤的草原正在将最后的一点地气趁着落日散发掉。透过这层地气暮岚，在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公狼很快便发现了不远处有一大群羚羊，其中还有不少是才出生一岁多点的小羊。

公狼观察好地形后，返身跳下小土丘，来到它的队伍当中，悄悄将观察结果和它的作战方案用它的鼻子告知了母狼和贝利它们。然后，便一马当先，迂回地悄无声息地逼近目的地。羚羊很精明，哪怕一点不对劲的响声也会立即引起它们的注意；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它们便会二话不说，撒开蹄子

